

程

夷堅志乙集序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塞塗千里而遙
凍倦交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簡老矣
不復著意觀書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於我
耳力未減客話尚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
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略能述群從姻黨官游峴蜀湘
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閑不為外奪故至甲寅之夏
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
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於是予春秋七十三年

矣殊自喜也則手抄錄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
年二月二十八日野處老人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夷堅志目錄

夷堅志目錄

夷堅志

夷堅志卷二十一

王彥大家

張四妻

定陶水族

朱琪家兒

董成二郎

管秀才家

馬軍將田俊

翟八姐

吳太尉

大梵隱語

茶僕崔三

楊證知命

黃若訥

吳虎臣夢卜

長樂郡
振鐸西
請

黃五官人

邵武試院

涂文伯

王茂升

周氏三世科薦

黃溥夢名

夷堅支乙卷第三十五事

安國寺僧

劉氏祇居

景德鎮鬼鬪

狃子一郎

余榮古

余尉二夫人

董緯兄弟

周狗師

妙淨道姑

龍漩窩

小隱蛇

朱五十秀才

諸湖僧

洪季立

彭婦棺

衢州少婦

夷堅支乙卷第四十事

人遇奇禍

小紅琴

後半

優伶箴戲

後半

葉氏庖婢

三朶花

焦老墓田

再書徐大夫誤

劉氏女

李商老

夷堅支乙卷第五十三事

張小娘子

顧六者

張花項

南陵蜂王

楊戩館客

譚真人 傅選 舉法

趙不易妻

東湖荷菱

紫姑詠手

秀州棋僧

黃巢廟

一年好處

夷堅志目錄乙集止終

夷堅志目錄

乙集

夷堅志乙集第六十四事

建康三孕

羅伯固腦癩 閻義方家富

茅君山隱士

因揭尊者

英州野橋

單于問家世詞

真楊慧倡

合生詩詞 了齋應夢

永悟侍者

廣福寺藏

復州防庫犬 夷陵嬰兒

岳陽呂翁

夷堅 張二大夫

彭氏池魚 姚將仕 澧州判官

朱司法妾 臨江二異 弋陽女子

勸善大師 荆南猴鼠

陸荆門 桂巖鸞歌 潘璋家僧

喻氏招醫 王牙僧

夷堅支乙卷第八十三事 水陽二趙 陳李寬對巖州女子 徐南陵請大仙

南陵美婦人 胡朝散夢 楊政姬妻

宜興官人 張元幹夢

駱將仕家 陳二妻

江牛屠 宜黃老人

夷堅支乙卷第九十一事

宜黃丞廳蛇 宜黃縣治 張保義

九梁星 鄂州總司李蛇 宜黃青墓 鄂州遺骸

全椒猫犬 王瑜殺妻 徐三官人

普靜景山三異 趙主簿妾

夷堅支乙卷第十十一事 王尙書名紙 何氏魚子 桂林兵

梁主簿書院 一明主簿

黃講書禱子 劉堯夫

劉曄做官 王姐求酒 張詡夢名

吳中小狂 陳氏賃宅

楊壽子

陳如埴

傅全美僕

夷堅志目錄乙集下終

夷堅志乙集上

宋 鄱陽 洪邁 著

夷堅志乙集卷第一
王彥大家

臨安人王彥大家甚富有華室頤指如意忽議航南海營舶貨舟楫既具而以妻方氏妙年美色不忍輕相捨久之始決行歷歲弗反音書斷絕當春月杭人日游湖山方氏素廉靜獨不肯出散步舍後小圃舒豁幽悶忽花陰中逢少年衣紅羅裳戴蹙金帽肌如傅粉容止儒緩潛窺於密處引所攜彈弓欲彈之方

氏罵曰我是良家以夫出年多杜門屏處汝爲何等
人擅入吾後圃且將挾彈擊我一何無禮如是少年
慚懼擗弓拱手揖而謝過方正色叱之恍然不見方
奔歸呼告羣婢覺神宇淆亂力憊不支迨夜半少年
直登堂方趨走欲避則伸臂挽其裙長幾丈餘羣婢
盡力援奪不能勝遂擁升榻與欵接自是晚去暮來
無計可脫心所欲物未嘗言不旋踵輒至方念彥大
殊切報于親故招道士行五雷法乃設醮又擇僧二
十輩作瑜珈道場皆爲長臂捶擊莫克盡其技後數

月少年慘蹙語方曰汝良人自海道將歸矣如至家
相見時切勿露吾事苟違吾戒必害汝汝知吾神通
否雖水火刀兵不能加毫末於我也未幾王生果歸
方垂泣曰妾有彌天之罪君當寸斬我以謝諸親王
驚問故具言之王曰是乃山精水魅吾必殺之乃藏
貯利劍以俟其來一夕儼然而至王拔刀襲逐中其
背鏗鏗若金玉聲化爲白光熠煜亘數丈衝虛去其
後聲滅響絕王夫婦相待如初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擔爲業其妻年少在輩流中
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巧
捷視四旁無人謔妻欲與姦袖出白金數兩爲賂妻
喜而就之荏苒頗久張歸密聞之詐與妻曰我又將
往池州旬日乃可回妻益喜以爲適我願逼暮張潛
反室持短矛伏戶側夜且二鼓見白衣從窻檻越入
迎刺以矛其人呦呦作聲奔而去視矛刃有血白毛
極細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
妻妻始肯言所見卽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

士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訴董依科作單法至張舍發
符拱立以俟少選有大雁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
上觀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啣擲于前
董命沸油以烹之怪乃絕

定陶水族

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
鱉之屬鬻以贍生金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
里爲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帽皂鞵革帶握手板入謁
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芘不幸爲

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令尹
慈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詰
之而不暇扣其何物居於何所且起深念不能曉測
明夜復夢遍詢吏士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
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相率什百爲羣脫衣入水網
箕羅取數倍常日忽瞠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
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煙摧壞岸澌冷
氣慘烈逼人皆捨棄所獲爭赴平地已爲巨物攫擊
者十二三溺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

漁

朱琪家見

下邳朱侯者習武事從韓蘄王軍爲探報司統領與
敵騎戰於涑水上死焉朝廷錄其忠命賞子琪以官
時下邳已陷琪在宿豫倡義朋儔來歸江淮都督府
補爲忠義軍偏將嘗乘間入海州旣而失之坐罪處
散秩琪一妾曰喜奴懷妊六七月嬰兒啼於腹中盡
室駭怪數日後能言語或笑或泣或厲聲呼父母及
其生齒髮畢備形模可愕見者疑非吉祥次年琪遂

應羊舜韶海道之舉事不濟與其徒開德郭世興輩皆死亦以恩得延賞乃名此子曰忠而與之官不知其後存亡也

董成二郎

董成二郎者居楚州北堰蝦蟆巷以商販斛斗自業賦性險僻而面狀冷峭有不可犯之色里巷無不惡之紹興庚午歲夏五月陰雨大作董正坐中庭方具飯天氣陡暗霹靂一聲火光赫然覺有巨物墮地視之乃一大雹高三四尺上有二竅空洞形如耕犁之

偃土者在坐側盡室^魂禡怖亟邀道士建醮以禳之自是得氣疾不能食奄奄半歲一夕月下見一白鷺其大比常一倍從砌間飛入房中妻執炬訪求無所覩而董以此時殂既歛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于竈前覆以甌欲驗死者所趨旦而舉之二鷺足跡儼立于灰上皆疑董墮畜類其家日以淪敗妻女至爲娼云

管秀才家

信州永豐縣管村皆管氏所居淳熙七年秋有怪興於某秀才家幻變不常或爲男子或爲婦人拋擲磚

死占據堂宇汙穢床蓆毀敗什器不勝其擾喚巫師
驅逐不效又命道士醮禳并邀迎習行法者各盡術
追究雖卽日稍若暫去迨去則如初前後若是者屢
矣管益患之乃多萃道流設壇置獄効治甚峻羣怪
不爲動厲聲詬罵於室中曰汝幾箇科頭漢討得錢
足了我不怕汝衆知其不可爲相與謝去久之化一
美女夜造僕夫寢處欲加銜惑僕知爲魅也而庸奴
貪色竟畱與接凡歷數夕極綢繆婉婉之歛然終慮
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盡力斷其首攜出

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之人爭來觀蓋一大狸
也

馬軍將田俊

臨安步軍司錢糧官公解淳熙中爲崇孽所擾不可
居遂廢爲馬院第二將下田俊常隸宿其間一日羣
輩盡出俊獨畱繫所乘馬於廡下且取隨身衣物貯
於小篋挂梁上以防草竊方解衣將寢忽一鬼朱髮
青軀高七八尺自外入解其馬絆俊大聲叱之鬼捨
馬趨寢所俊怖甚欲趨避而無路可投鬼捽俊髻至

寨門呼闔者啓關闔者曰統制約束軍門不許夜開
已下鎖了鬼曰汝不開門我自從門上過卽挾俊騰
空出至西湖畔方家峪龍母池邊大木下自坐盤石
而寘俊股上沃池水濯洗又掬泥塞其口若欲啖食
俄一老叟白袍方帽杖策來叱鬼曰汝陰下小鬼輒
欲恣食生人豈不累我紛爭不已叟舉杖擊之鬼搨
杖與相拒良久叟力不能勝之撐拄未決復見一長
僧貌古怪頂僧伽帽持錫杖擊鬼鬼始棄而竄俊時
裸袒無衣叟命取其所服者須臾而至皆篋中物也

俊未暇致謝叟與僧俱不見矣明日院中失俊遍尋
訪之得於昨夕水次扶以歸病十餘日乃愈寨內由
此建立僧伽塔相而奉事焉

翟八姐

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
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
傭子大抵皆末娼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
壽之地每歲或往來得居傭曰翟八姐翟雖爲女婦
身手雄健膂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頰肩繭足弗

以爲勞壯男子所不若也性又黠利善營逐什一買
賤買貴王獲息愈益富錙銖收拾私所蓄藏亦過千
緡密市黃白而更無姻眷年且四十欲謀終身計王
客狡詐大駟也雖醜鄙其色而以財貨動心誘之以
爲妻翟罄橐中物畀付他日將渡江先一夕同宿旅
舍未旦先起挈裝齎登舟趨解纜及翟至水濱其去
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徑赴水死王遙望見焉
良自以爲得策遂歸故里治生業建第宅以居奉養
侈於其舊有二稚子甚敏悟正戲舍傍一僕宿怨其

父操刀盡殺之自是家內怪興見婦人軀幹絕偉儼
類翟氏道羣鬼嘯妖或中夕擊鼓鏘金千態萬狀室
中几格器皿羅列于庭長子頗憤怒命術士治之不
息肆言呼天迨於謗侮因醉毆人死僅貸命黥配嶺
南獨次子在又與衆不逞爲腹心交杯酒忿爭亦爲
所害王衰頹愁苦而終妻嫠餓死暴尸不克葬屋廬
入于宗人之家

吳太尉

觀察使吳超河北人從韓蘄王軍爲大將乾道中知

楚州都統淮東賦性戇直而不與人作怨仇庚寅歲
自京口遣駛卒李文往錢塘文還至常州之西境遙
見旄麾塞道如戎帥威儀趨避路左忽聞人呼其姓
名文匍匐再拜仰視之乃使主太尉也笑語問勞備
至文曰不審太尉欲何往得非奉詔入朝乎曰吾被
上帝命差充平江府崑山土地卽日赴任汝速歸爲
我轉語宅中說我路上安樂一行人都平善教衆宣
贊各向前又命從使持官券十千犒文作路費文謝
退兼程而行及家則知吳已下世數日矣方悟所見

皆陰兵云

夷堅 文苑 卷第 二十二 事
大梵隱語

常熟縣寓客曾尙書下世已久有四子淳熙元年春
夢告其長縣丞曰我被天符爲福山嶽廟土地方交
承之始闔府官僚當有私覲禮不可廢吾東書院黑
厨內藏佳紙數千張可盡以付外染黃印造大梵隱
語敬焚之母忽吾戒丞旣覺未以爲然又見夢於仲
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大梵隱語是爲何經文吾
不識也鄭曰此乃度人經之末章取示之仲笑曰無

甚緊要顧何足爲冥塗助亦不肯用父言已而叔季同夕感夢二子嗜酒荒怠略不經意邑有陳秀才素游曾公門夢尙書至怒罵諸子以不孝欲懇於上帝痛治之陳不待旦趨往告猶且信且疑至三月二十六日邑人羣詣廟下曾之季子與三四少年縱觀行經西廂遇一婦人絕美注目諦視乃尙書也凝立庭下顧兩鬼摔仆地剝其衣叱曰不孝子尙敢來此四傍往來人皆見季呻呼楚痛若不堪主廟吏炷香爲致禱命左右送以歸迨反室昏無所知舍中百物皆

無故自相觸擊必碎乃止明日縣丞邀法師陳國潛至家使施法禁禦逐陳召集將吏測問曰非祟也乃尙書公以四子違命請於天而罰之陳令排備酒饌設席堂上旣而祭焉家人悉見亡靈出現與陳對席陳懇祈數四於是得釋季良久而寤流汗且體盡以所見爲三兄及陳言之卽日卽經凡五百本焚獻謝過

茶僕崔三

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

夜已扃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爲誰曰我也崔意爲主公急啟門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是只左側孫家新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中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受傭於人安敢自擅女以至死請立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肆傍一隅授以蓆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卽畱共宿雞鳴而去繼此時時一來崔以人奴獲好婦愜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

月得雇直不過千錢常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役獵常出游他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始見夢寐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宜速爲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伉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歛跡何邪崔曰正以兄弟妨嫌於禮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由樓梯而下兄是晚捨去取獵具捲網數枚散布之抵暮再來伏於隱所

三更後戛然有聲急篝火照視得一斑狸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爲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沮悽淚不能勝情異日獨處室中覺異香馥烈女已立燈下大罵曰我與汝恩意如此兼數濟汝窘乏何爲輕信狂兄之言幸我是時未離家僅殺了一婢壞衫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爲吾不恨汝遂駐畱如初至今猶在

楊證知命

臨川楊漢卿幼年習舉子無所成名浸尋弱冠夢人

自門呼曰楊證也做官覺而自喜適淳熙庚子秋試遂書同音數字信手拈其一得証字卽更名而字是科諫果中貢籍明年擢第証數能談命所見出他術士意表是時東赴省數與同途樂紹先言曰吾必登科正恐死不久脫或下第庶可少延然爲功名之心所驅卒入試試罷還家夢促裝復東恚曰吾跋涉千里息肩未幾而又行役其何堪也母釋之曰吾爲汝辨轉乘以往勿憂也寤而佳音至証文思如傾河日能作萬言廷對前忽痛目赤痛僅得成章而出鄉人之善

者相爲惜之迨唱名墮于末甲才壓一名待銓竟調
譚州善化主簿須次及到官數月而卒

黃若紳

黃若紳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
都赴省試中途貪程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
無可棲泊之地黃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
得苟不見容納將使我安之邪主者不辭旋空一室
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夢黃龍從外至以爪
扶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赤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

店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爲
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戒僕俟盥
櫛畢茶湯詣之爲語宵夢乞誌之于壁黃固心喜然
亦不敢率爾力拒欲弗聽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
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得榜則遭黜
或人云龍雖貴証尙爾沉鬱蓋未卽日騰蹕飛天也
黃失意畱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
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南曰好命只是事事遲
好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尊府君恐有不測宜

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病聞南語瞿
瞿不自安卽日西還至中途果卒黃當免舉可應之
庚戌試而正月在禪制中計無由可及會有旨以首
春雪寒恐遠方而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兼
程而往于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爲委曲作道地以門
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吳虎臣夢卜

吳虎臣曾博聞強識知名江西爲舉子日祈夢仰山
欲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袖女子執板而歌覺而不

能省憶但記一句曰尋春不是探花郎是後竟不第
而以獻書得官吳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邑人
吳仲權鎰將調官請扣所向箕著既具但畫龍與羊
各數四虎臣曰龍者君象羊者仕塗祿科也子必面
君登朝矣仲權曰鎰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
望虎臣曰曾以布衣猶被召對况子已在簪裳之列
乎神言有證當不謬矣仲權私謂辰未年或可奮發
及赴部乃注龍陽丞

黃五官人

紹興中辛亥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農對曰本鄉秀才姓黃第五者非一不知將與誰道人曰某里某巷居者是已既覺茫然不知其旨亦不爲人言翌日采薪於山果得錢蓋俗工所鑄符篆龍屬者猛憶夜夢雖異之而未暇持送次年壬子將逼秋試復夢前人告曰吾向時托汝送龍錢與黃五官人何得遺亡當卽送之若不如吾之戒必加禍與汝農驚懼而寤四體洒淅若被疾然悟此錢爲祟立往彼處所謂黃生名竝捧

接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竝習春秋已爲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欲寘諸待補小榜令鈞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收乃攜謁本考官共議將令另謄錄其人閱所黜義大悔前失而當在薦級者已定包曰舉人燈窗勤苦一戰殊弗易亦大可惜其人曰前所見一卷繆誤致爾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遑恤其他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寘于待補之冠而以竝居第三竟登癸丑第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錄院遺火
舉子文卷亦多被焚爇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羣胥
簾內亦令捕捉皆奔迹隱處或跽伏梁上至夜不敢
喘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錢二十
餘遍歷視案時有喜色輒寘一錢於案頭而去既畢
持杖繞廊下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筆墜
而舉子了不覺吏自念豈非得錢者預薦而遭擊者
當黜乎因默志其平日知識十數人以爲驗迨揭榜

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
神物司之於冥冥之中無得以考校工拙論也

涂文伯

宜黃涂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
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
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
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巍科子必登又引左手
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旣寤以白父兄
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學諭遣媒妁來議欲

妻以女資裝殊不豐悟夢告先兆卽就其約遂登辛
未仕至廬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益字茂升崇仁士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盈
祈夢於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
覺而甚喜謂異時科第巍峩當如張公旣獲薦以壬
戌春赴省試時貢闈在下天竺寺暨入試其設案處
有前人題名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坐右意必符昔夢
愈益喜然是歲乃不利益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

升父國光尙實嘗夢空中挂巨榜一人從傍言曰此
君家子孫及第時賦題也杳茫髣髴不可盡覩僅識
其末一美字乃諭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牢
籠又作適堯舜文王爲正道論意未若愜更易者數
四茂升蹭蹬至丙子歲旦得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
可愛私念曰吾今年當免舉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場
策問及此邪於是精考錢幣本末廣爲之備丁丑到
省試其賦曰兼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
首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

踵爲儒家所歆豔惜其宦塗不大也

周氏三世科薦

撫州懷仁小邑也士人獲鄉薦者前後惟三人而皆出周氏曰召字彥保其子曰龍章字冠卿孫曰孝若字君舉孝若初名某淳熙丙午春夢報榜者至於杖荷席囊聲喏拱立于右階之所暨揭榜乃不在選中友人袁公輔夢有送解帖兩道至其一爲袁也其一爲周孝若且托袁致之于周所袁以與周己酉秋闈皆易名入試遂薦送而持榜惡少衣裝舉止與所立

處儼同昔夢無少差

黃溥夢名

崇仁黃溥初名某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報榜人至亟出觀之惟着燕服不類走卒狀而二兄皆着白袍列立黃詢仲兄曰得者爲誰曰汝也名爲何曰溥夢中不曾問若何書字且而誌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從擬欲用溥字而未決冬十月宜黃李元功來訪之喜而語曰疇昔之夜夢人持解榜予長子預薦書崇仁惟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

日李君之夢其造物欲贊吾溥字之疑次年更此名

請與遂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右十事臨川劉君所記

夷堅安國寺僧

饒州安國寺據莊園田池之入資用饒洽勝于他刹名爲禪林而所畜僧行皆土人相承以年利自潤僧妙辨者尤習爲不善於持戒參學略無分毫可稱衣鉢差厚寶護之如頭目紹興甲寅五月以病死臨命之際喉中念念若貪戀不忍捨之狀寺衆在傍觀之知其昏於篋櫃精神混亂所致既絕就歛行者法珍

守其柩未及舉焚六月旦日將黃昏法珍方蒸燭拈香覺左右前後履聲無所覩窺窳四顧頗懼焉且二鼓寐未熟見妙辨從壁徐徐而來貌如生時手拍供案彈指長吁又往發遺篋周視所貯復闔之繼撤關啓戶旋亦闔之作怒推壁兩堵砉然而摧珍大駭呼救乃滅迹由是感疾幾死主僧命厥侶奉柩出城焚之而悉斥賣其物爲修薦焉怪變始息

景德鎮鬼鬪

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

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投餌俄頃迅風大作冷氣如深秋漁孛舟趨伏岸澣忽見偉男子百餘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昂盤旋于沙渚一巨人青巾綠袍褐鞋玉帶持金瓜坐繩床指呼羣衆分爲東西兩朋各執矛戟刀仗互前鬪擊其勇如虎格格有聲久之東朋獲勝退立少息西朋負敗而走悉化爲牛浮鼻而渡東隊鼓譟追襲震搖太空牛旣得渡從橫散佚不知其所如是歲近境疫癘從縣鎮以西北屋抱疾而東村帖然始悟漁者所見向日爭戰而勝者

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瘟鬼也

貂_千一郎

淳熙庚子秋余鏞仲庸赴饒州鄉舉還家貢闈未啓之前其僕程信夢報榜數人懷小帖云至余知府宅方入門又出曰錯了錯了自是貂_千一郎耳明日以語鏞鏞不樂_千一郎者其族子知權雖能作程文然學藝出鏞下貂者里俗戲相標謔憨癡之類也及九月十日榜至果先訪鏞家徐以爲誤如知權處得酒一壺飲竟而持正榜者來乃鏞薦送蓋造榜之際偵

人例以小紙疏舉士姓名匆匆探蹟或預以選則指
爲證以故妄謬者多有頃知權來賀鋪慰拊之而償
其所犒酒

余尉二夫人

樂平余嘉績再娶徐氏攜故夫程氏子來爲娶婦徐
氏性嚴急日夜詈責苛峻婦不能堪遂自縊死又一
婢因爲小兒烘鞋火誤熱幫帛遭痛杖亦縊死後數
歲當紹興五年六月嘉績將赴峽州遠安尉庖妾于
屋末置梯覆醬缶甫登一級失足墜卽不作聲但兩

手執梯舉頰挂梯齒老媪見而呼之弗應就視之面
色或青或赤痰喘如曳鋸屹然不動扶輿歸灌以湯
飲到晚略不寤余族子泰亨頗能行符法使之驗治
喘雖稍定而膏騰如昔泰亨曰是爲鬼祟非我所能
驅禳也去此二十里有彭法師者精習三壇正法宜
急呼之於是走僕竟夜邀之至彭篆符喚水罡步誦
呪移時乃蘇言記得纔上梯時見兩個婦女來便搦
我咽喉頓于地覺神志迷罔冥冥隨之去抵大宅庭
宇高煥堂上鋪設筵席酒器羅列盡金銀也引我入

厨貯鍋內菜羹與我聞賓客飲笑聲甚驩如經一夜
俄外人奔入呼曰天師喚乃得歸始悟二鬼蓋故婦
及婢也

董緯兄弟

余鎰伯益之女嫁餘于董緯緯赴鄉舉泊舟東湖嘗
謁余娣壻徐大聲徐往報而董僕辭以出徐望緯故
在船上偃然自若以爲皆余氏壻已爲尊屬而無禮
如是怒罵極口其人儼若不聞徐還至城門則與緯
遇相迎揖敘致徐猶懷憤不已但訝其適方坐船上

何以能遽來朋輩爲言緯兄弟相生顏狀如一偃然
者乃兄耳始愧而大笑此與前志所書豫章道人婺
源行者事甚相似也

周狗師

岳州崇陽縣村巫周狗師者能行禁禱小術而嗜食
狗肉以是得名最工於致雨其法以紙錢十數束猪
頭雞鴨之供乘昏夜詣湫洞有水源處而用大竹插
紙錢入水謂之刺泉凡以旱來請者命之列姓及田
疇畝步具于疏內不移日雨必降惟名禱疏者得雨

他或隔一塍越一塹雖本出泉處荒旱自若村民方有救時先持錢粟爲餉未能者至牽牛爲質及應感則齋錢贖取之周所獲不鮮然但以買酒肉飲啖所居才茅屋一區而已其所刺泉穴或源水卽時乾竭懼爲彼民所押故必夜往邑宰常苦旱並走羣祠了不響答呼周使禱周曰請知縣與佐官皆詣其所須攜雨具以行恐倉卒沾濡無以自蔽宰勉從之施法甫畢大雨至臨川眼醫鄭宗說嘗游行到岳識其人悔不損橐裝傳其術也刺泉之法策不載他處亦未

之有

龍漩窩

樂平縣西三十五里地名龍漩窩相傳以爲昔有龍從地出陷爲洿池不知其何歲年也紹興甲寅七月十八日天大雷雨白晝晦冥人對坐不相覲皆謂昏暮已而廓然開霽日脚啣山視官道傍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至者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天矯幾百餘丈擎空而升觀者蓄縮驚懼累日始定以小繩數十丈矻石墜入穴內不得所止是

歲十一月余仲庸過焉聞父老言卽詣其所穴口徑可二尺許涵水極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于外距舊窩才百步此地去江湖遠而神龍居之不可曉也

小隱蛇

文安公小隱園在妙淨寺南其西偏地勢陋僻久不平治蔓莽極目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圃人徐三以正午酌水放甕見二犬共擒一蛇大如柱其長五六尺蛇回頭反齧其領一犬徑啣蛇頭吞嚙喉間滯碍不

能伸縮復爲蛇齧舌遽吐之俄頃犬死其一遭毒不踰時亦斃蛇體黑花方紋間之遍身生毛茸茸然名爲鐵甲五步蓋蝮也

朱五十秀才

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後謝役讀書爲士稱五十秀才居于上巷紹興五年八月四日晚城風起雨電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曳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

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
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威也吾不敢
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臨
財慳吝不與人爲周旋然未聞顯惡旣罹禍酷或疑
爲胥時必有隱慝云其婿陶生在城中聞之奔往視
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
雷怖皆俯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
僧誦經作懺哀祈所有變異久而未息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夢人告曰須用三盃水煮過言之
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蕈來大如桶曰得
于後山樹下僧喜卽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踰時皆
乾蕈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憶昨夢
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所生處才二尺見一菜花蛇
蟠穴內已死口中猶出氣正蒸薄于上遂成蕈傍有
小枿甚多村民采食之一日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
此厄夢之靈如此

洪季立

洪烜季立生於元符己卯至紹興庚子歲五十八矣
六月某日蚤起招館客從姪喬語之曰吾夜得佳夢
宜賀我昨夕正熟睡間見神人拊背而笑曰爾壽數
本止於六十八歲緣近有陰德幽冥所重遂增十年
未暇扣其何事瞿然而寤然則吾春秋幾至八十自
今以往猶有二十年優游田里可謂無望之福矣喬
相與誦歎才擬召親黨置酒爲慶是夕鷄鳴時忽得
疾暴下迨明日午不起視神告之數乃減十年惡鬼
侮人如此喬說

夷堅志卷第四十事
衢州少婦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計淪落但
爲人家管當門戶紹興戊辰歲三月夜天氣清潤微
雲遮月獨臥小軒若有捫其面者驚而起以爲天且
明適欲詣郡陳牒卽具衣冠疾步抵譙樓下聽更鼓
纔三通覺神宇不寧彷徨無所屆往來於班春堂前
鷺聞奇香襲鼻俯仰窺覘見堂內隱隱有燈火光益
怪之謂夜半間安得有此登堦就望乃一少婦約年
十八九自攜小籠燈倚柱獨立姿態絕豔含笑迎揖

日郎君萬福李遜謝應喏婦問曰今日使府放詞狀
否李曰然不審娘子爲誰家人何爲而至曰我卽城
東邱秘校妻也嫁纔數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遭鄰
里凌暴欺我孀婦不能訴故不免告官儻非冒夜以
來必將爲所邀阻於勢當爾李正悅其貌又言語楚
楚可傾聽四顧無他人情不能遏試出微詞挑之欣
然相就攜手入室繾綣少焉東方已白郡旣領訟牒
矣兩人俟判畢別去婦約今夕再用此時來及期復
遇遂往苜踰三旬李生家訝李連日宵行疑必有淫
而去衆駭追之茫無所覩矣

人遇奇禍

人有遇奇禍非思慮防虞所及者紹興中諸大夫在
淮浙每歲五六月則出庫甲磨瑩之鎮江將軍某正
以鐵錐穿竅同列在傍戲爬其腋下某將不覺舉手
引避錐遂入左眼中貫其睛血出悶絕移時稍蘇竟
以失明落軍籍頃予見之於建康親聞其語饒城民

嚴四治圃潭津湖之南蹲踞種韭布褐穿破一犬忽從後攫其陰囊食一腎嚴隕于血中鄰人奔救越兩日方能知痛福州閩清縣小兒年八九歲遺糞野田間猪來食穢遂并兩腎遭嚙僅得不死瘡旣愈一竅如指大便溺皆從中出黃雍養以爲僮攜之來鄱陽

小紅琴

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於紹興戊午敏悟多藝能琴棋卜巫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解有琴一張絕佳殊自寶惜卽起居舍人出牧淮西至淳熙庚子年四十有

三矣在鄉里夢一道士霞裙雲屐氣拂霄漢才見卽與之琴王驚喜捧翫乃已物也笑之謝曰是吾家所藏何必爾道士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識其意因覆琴背龍池示之中刊八字曰一紀之年事在小紅方擬扣其指而寤漫書于策亦不復省錄紹熙壬子自瀘南召還爲宗正少卿從牙僧得一善奕小鬟問在家時名爲何曰小紅也猛憶昔夢而相去恰一紀鬟旣工於技又能七絃遂倍常價買之而畀以所寶者嬖寵甚至纔兩月被命使金國王固精五行以是歲運

限衝擊不願往辭之再三不獲至七月七日出國門到姑蘇疽發背間至京口浸劇未及揚州十里而卒

優伶箴戲

俳優侏儒固技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爲雜劇者是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遇涉其時所爲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平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

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卽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令之曰從後門盤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杖其背曰你做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又嘗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媒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

土曰五行亦說大意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
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
汝等所得聞當以觀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
蓋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日內自大學辟雍外至下州
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
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
也如此曰敢問老曰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
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
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診療於是安濟坊使之存

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
死曰死者人所不免惟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
漏澤園無以歛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
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
惻悚然促之再三乃蹙額對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
量苦徽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紹興中李椿年行
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
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
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

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不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主和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卽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熺致昌時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卽戲場設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輪知舉官爲誰或指侍從某尙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

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彭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嗤其妄且扣厥旨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法云

三朵花

東坡集云房州通判許旺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異談又自能寫真有求之者詩欲以一本見惠乃爲作詩曰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干劫漫蒸砂謁來且看一宿

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餅裏雀四條深怕井
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房人至今
稱爲三朶花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
戴紙花三朶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
休打裏者房人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
從之游間入山邀之曰入城飲酒輒與使先去我當
便來翁還到城李已先在迨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
興未已李探手於腰間小竹箠中取錢索酒至醉三
翁竊視其箠空無所有李自取依然隨手滿案如是

久之忽與諸人告別不知所屆原隱處石壁塑像猶
存郡人記其一詩云戴花三朶鎮長春誰識玄中不
二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尾句或云
不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雖兵戈之後民
家尙有藏之者紹興初江淮劇盜張琦亦稱三朶花
意欲冒其名以惑衆也

焦老墓田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崖極高峻其下爲石室道
觀在其側曰九室宮土人相傳云陳希夷隱於華山

時亦嘗居此地石室乃臥閣也樓民焦老者居山下陳
每日必一訪之且至則二鶴翔空飛舞而下焦氏以
此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佇經歲常然一日告去
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強挽留
之不可而問曰汝家何所欲欲官邪欲富邪焦曰窮
山愚民不願仕倘得牛千頭志願足矣陳笑曰易事
也攜與俱行一山後指一穴言異日葬于此當如汝
志遂別去及焦老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數年間
貨產豐盛耕牛果及千頭迄今二百年子孫尚守其

舊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其處爲焦

老墓田

二事張玘子溫說

再書徐大夫誤

景志所載徐大夫二誤謂都堂客次遇諫官及在婺
州稱司法老子爲情清健每用爲戲笑偶閱王彥輔塵
史其末紀乖謬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
縣尉張伯豪斥使不奇而步且行且數其所爲旣入
傳舍有白直處無人也前白曰提刑適罵者
官員乃王陶中上復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

與之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邪卽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二曰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復問其人曰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爲宰相憲乃曰雖年高顧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白素無服餌憲曰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此兩者全與徐大夫相似信知監司上官輕薄郡縣僚吏卒貽譏誚從昔有

之故備載其語以資好事者談助

劉氏女

吉州士人劉伯山之女弟將嫁前一日家人置酒話別天宇晴廓忽驟雨傾注雷隱隱發聲覺有物觸衣裳身驚仆座上少頃卽醒舉體及衣悉無所傷惟左足失履衆爲尋索得之戶外履幫帛已裂剔出紙一片濶三寸許有天字滿行蓋此女用小兒學書紙爲襯托雷神以其褻慢故取示以伸警戒云女因是感疾失姻期又月餘乃克成禮

羅正臣說

李商老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無問男女長少皆病
腫求醫不效乃掃室宇令家人各齋心焚香誦熾盛
光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商老夜夢白衣老翁騎牛
在其家地忽陷旋沒入明日病者盡愈始知此翁蓋
作祟者疑爲土宿中小神云

張小娘子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侯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
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槩遂用醫

著名俗呼爲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其夫吳人章縣丞
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於背邀治之張先
潰其病而以盞貯所泄濃穢澄滓之其凝處紅如丹
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怒曰
此尙不喫一服暖藥况於丹乎何妄言如是母在房
聞之亟呼之曰其說是矣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
伏火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儲蓄毒根
今不可悔矣張謝去章母旋以此終婁夏生之妾項
生一瘡甚惡村醫爲灼艾俄努肉隆起如捲頗類捲

成花萼或誤爲物觸則痛徹心膂張曰此名翻花腦
痔世人患者絕少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卽捨之而去
村醫復塗藥線繫^扎半日許捲隨線墮然轉手再結
至于四五訖不痊凡數旬妾竟死

顧六者

秀州之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泗涇其傍有大聖寺^僧
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
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爲苦蓋初
未嘗爲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夤夜伺之惟謹一夕聞

啓扉遽入視逢一偉人脫所著金甲正取油遍塗四
體驚問其故答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
隅禁神所謂神七殺者爲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宇
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
疔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
今幸向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爲人修供
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
加諸禍譴曰彼方享頑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
果無失油之患顧老爲人獷悍豪於里閭且御諸子

嚴甚呼之語曰吾聞人死之後祭祀多不克享盍及
吾未瞑目時借行喪禮汝輩各衰麻如儀批批北靈事
爲朝朝哺哭拜設奠竟百日而止其子不忍豫事泣而
諫請叱怒弗聽卒如其戒又十餘年始死

南陵蜂王

宜州南陵縣舊有蜂王祠莫知所起巫祝因以鼓衆
謂爲至靈里俗奉事甚謹既立廟又崇飾龕堂貯之
遇時節嬉遊必迎以出紹興初臨安錢讜爲縣宰到
官未久因閔雨有祈吏民啓曰此神可恃乃爲具威

儀導入縣治才升廳焚錢香致敬望其中無他象設
獨一蜂大如拳飛走自若錢素習行天心正法知爲
怪妄于是大聲語之曰爾爲蠢蠢小虫當安窟穴那
得憑托妖祟受人血食吾今與汝約此日之事理無
兩全爾實有靈宜卽出螫我雖死不憚苟爲不然當
焚爾作灰以洗愚俗語畢蜂如不聞錢固已蓄乾荻
命積於庭下緊閉龕戶昇出加熱蜂在內喧咆撞突
聲音哀怨頃之煨燼無餘遂并火其廟邑人自是不
敢復言讜字允直女嫁方張張子裴弟方壻也談其事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畱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裝輪盤傳致食傳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風標置梯踰屋取以入恣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漫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賂監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升至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訝其非所處殆爲物所憑祟遣扶下招道士喫治因妄云爲鬼迷惑了不自

覺經旬良愈戩固深照其姦故置酒敘慶極口慰拊客謂事已秘弗泄矣一日召與共飯竟令憇密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臥榻上持刀剖其陰剝出雙腎痛極暈如戩命以常法灌傅藥此數者蓋素所用闍工也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墮鬚在盆無數日以益多已而儼然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寢閣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不必防閑且以爲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跡皆傳已死偶出遊相國寺遇之

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爲鬼客呼曰務德何
忽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握手流涕道遷變本末
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特貪戀餘生未忍死
耳後不知所終

趙不易妻

趙不易爲江陰軍僉判其妻得奇疾烟火食不向口
惟啖生肉服食起居與平日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
趙秩滿調知桂陽監妻疾愈甚一婢供其使令便覺
瘦瘁短氣面如蠟色不半年輒死又換一人往亦然

凡死於彼者三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曰
何得經鼓角樓下過棄而不納若自後圃入則受之
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闕寓居衡州常寧比到官妻白
晝化爲虎騰呼而去錢允直與趙爲江陰交代聞其
事甚詳及守桂陽吏輩尙能言判官侯孝友者亦居
於常寧云趙妻乃中宮家女不知本何人容貌姝美
未嘗妊娠性好潔夫每至其室坐于椅上才去卽命
洗滌三婢之亡皆遭其乘夜吮血故漫淫絕命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神作詩適妻女子在箕側因請詠
手卽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
曲裏歌聲慢星月樓前禮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
衣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桃花褥爲憶相思放却針
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

秀州棋僧

秀州兜率寺僧師豫能醫術而酷嗜奕棋與人賭賽
品格甚低然好之窮日夕不厭乾道九年染疫疾死
而復生言被追至官府立庭下有井當前王者曰

誤追汝汝旣是僧背誦多功德經否對曰受性愚不
知有此經曰乃世間所謂金剛經者是矣對曰此則
故能之主者顧左右取于井中汲出以相付誦至數
分主者及一府人皆稽首作禮旣畢命一吏送還過
廊下語之喜云此亦有可觀覽處宜相從一行遂到一室
案上列棋局兩奩貯黑白子而大小極不等吏曰師
能此乎吾應之曰甚愛之正以太低爲苦吏曰吾爲
爾作計但吞一子則進乎技矣吾欲取白而大吏不
可探一黑而小者使吞焉隨卽驚悟明日病愈常時

對奕者來視之索局較藝果增數等

黃巢廟

柳州宜章縣黃沙峒山勢嶮惡盤紆百餘里爲溪峒十八所皆剛夷惡獠根株窟穴之處出峒口地稍平山上有黃巢廟不知何時何人所立其前一杉木合抱山下人每聞廟內聲喏若數百人受令唯諾者則峒民必嘯衆而叛淳熙中王宣子尙書爲湖南帥畱意治寇適有作亂者命統制官楊欽領兵討平之因發火前焚其廟且伐其樹臨欲赴有大黑蛇長丈許

頂上髮被呀然躍出爲搏噬之狀衆環以弓矢射殺之平治其地爲寨以屯戍卒金鼓之音朝暮響振自是一方獲寧將官張某預是役備說其異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好采東坡詩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焉陳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處頗爲春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丐外爲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

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
烟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難專以歸橙橘也

夷堅志已集也

夷堅志已集也

佛經